

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藝遊南非紀錄電影節與藝術節

結案報告



 財團法人 | 國家文化藝術 | 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102 年度「海外藝遊專案」

完成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申請者：林琮昱（林木材）

計畫介紹

一、計畫緣起

本藝遊計畫地點為「南非」，由於自己的工作與志趣，已曾走訪歐洲、亞洲的紀錄片影展，也對北美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談起非洲，卻除了野生動物、政治戰亂外幾乎一無所知。在簡單的調查研究後，我發現了南非與台灣的許多相似性。他們同樣是一個洲際區域中，最現代化、最民主的國家，同樣有著數量多元的族群與移民，也經歷過很長的殖民期，克服了種族隔離、階級落差、政治問題，在九〇年代真正進入了民主時代，成為該區域中，令外界稱羨的典範國家。

我十分好奇，受英美文化影響甚深的南非，是以什麼態度面對過去的傷痕？又是如何在文化上綻放出自己的花朵？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飽經紛亂、僅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居然擁有已舉辦了十五年的紀錄片影展、三十三年歷史的大型國際影展，以及全球節目數量第二多的藝術節。在地文化與外來影響如何取得平衡？藝術活動如何保有自己的主體性？活動本身如何與本地藝文環境互動？我希冀能從南非的文化藝術活動中，找尋出答案，也認為這是台灣未來必須面對的相同問題。

此計畫的性質除了觀摩與學習，對我而言，另一層真正難以取代的真正意義是，我將此視為一項自我的挑戰和試煉，因此是鼓足了勇氣，考慮思量許久，做好心理建設才決定遞案。我的個性內向羞怯，自小到大，從未獨自旅行，總是對於陌生人／環境感到不安，面對必須以外文溝通時，心裡總有很大的障礙需要克服，更遑論必須離開家這麼久的時間。但，我深知如果對現狀感到疲厭，就勢必得做出改變。

因此，這份計畫看似言之成理，但也帶有些許矛盾，是外在與內在的掙扎；既是藝術壯遊，也是流浪放逐；是熱情澎湃的，也是膽小怯懦的。或許，這一切最終將只指向一個核心：「自我淬煉，是跨出下一步的開始。」

二、計畫時間與目標

本計畫時間自 2013 年 6 月 12 日至 8 月 1 日，以參訪南非三個大型文化藝術活動為主，包括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南非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德班國際影展（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其餘時間將遊歷南非和參訪其他藝術機構。

三、計畫路線與行程表



主要路線以開普敦（Cape Town）為起點，搭乘 Baz Bus 經由花園大道一路往北，沿途停留四個地點，最後抵達格拉罕（Grahamstown），再搭乘飛機往德班（Durban），詳細行程與停留時間如下：

地點	停留時間	參訪／備註
開普敦	6 月 12 日至 20 日	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 奴隸博物館 南非博物館 國立美術館 國立圖書館 Bo-Kaap 區 桌山 Woodstock 塗鴉
Swelledam	6 月 20 日至 21 日	
Wildness	6 月 21 日至 23 日	Wildness 國家公園
Storm River	6 月 23 日至 26 日	Tsitiskama 國家公園
伊莉莎白港（Port Elizabeth）	6 月 26 日至 28 日	藝術造鎮
格拉罕（Grahamstown）	6 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	國家藝術節
德班（Durban）	7 月 11 日至 31 日	德班國際影展 傳統市場 Ushaka 海洋世界 Hluhluwe 野生動物公園

四、個人簡介

林琮昱，筆名林木材，1981年出生，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所畢業，從事紀錄片評論、推廣、策展等相關工作，文章散見網路與報章，曾走訪過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擔任過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programmer），過做各種紀錄片推廣相關工作；目前為紀工報主編、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Taiwan Docs 紀錄片資料庫主編，著有《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一書，個人部落格為「電影・人生・夢」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

五、報告摘要

本報告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藝遊南非」系列文章，主要為在南非50天的重點遊歷與所思所感，包含了資訊、體驗、雜想、觀察、心情等等。

第二部分為所參加之藝術文化活動的記錄，包括紀錄片影展、國家藝術節、德班國際影展。

目錄

計畫說明

- 一、計畫緣起 2
- 二、計畫時間與目標 2
- 三、計畫路線與行程表 4
- 四、個人簡介 4
- 五、報告摘要 4

第一部分

- 藝遊南非之零：南非二三事 7
- 藝遊南非之一：內心戲 8
- 藝遊南非之二：Pay Me, Help Me, Owe Me 10
- 藝遊南非之三：走出焦慮 13
- 藝遊南非之四：你喜歡南非嗎？ 15

- 藝遊南非之五：南非難忘風景 17
- 藝遊南非之六：Woodstock 的塗鴉造鎮 25
- 藝遊南非之七：火車練習曲 30
- 藝遊南非之八：PE 的藝術造城 33
- 藝遊南非之九：歡迎來南非 35

- 藝遊南非之十：與 Gerjan 的對話 37
- 藝遊南非之十一：以動物園為句點 39

第二部分

- 相遇一刻：記 2013 南非 Encounters 國際紀錄片影展 41
- 節目片單 41
- 希望世代 42
- 貧窮線以下 43
- 相遇的意義 44

- 驚奇之旅：記 2013 南非國家藝術節 45
- Grahamstown 的秘密 45
- 場地與節目 46

藝術觀察	47
音樂的黑與白	49
Anthea Moys 的行動挑戰	51
Pieter-Dirk Uys 的單人秀	52
藝術市集與日報 CUE	54
再見驚奇	55
自由的失靈：記第 34 屆南非德班國際影展	56
組織與主題	56
開幕禁片	58
節目場地	60
運作失靈	61
頒獎與閉幕	62
計畫後記	64

第一部分

藝遊南非之零：南非二三事

- 南非英文簡寫為 SA 或 ZAR，其面積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五千萬人。
- 南非曾受英國殖民，但也是非洲第一個獨立國家（由白人政府獨立），其自 1948 年力行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自 1991 年才在法律上解除；而因反對種族隔離而坐牢 27 年半的曼德拉，在 1994 年正式擔任總統，南非也被稱為「彩虹的國度」。
- 英語在南非為通用語言，大部分人皆可以英文溝通。
- 南非是非洲最南端的國家，位於南半球，季節與北半球相反，五月至九月正值冬天，時間比慢台灣六小時（與歐洲同一時區）。
- 台灣人至南非需要簽證，但不需費用。
- 當地電壓為 220 伏特，其插頭為三角粗圓插頭（大南非）。
- 南非幣值稱為「蘭特（rand）」，1 蘭特約等於 3 新台幣。
- 南非物價與台灣相差不多，大城市則比台灣稍高，但咖啡很便宜。
- 南非的大眾交通工具不發達，沒有捷運，公車也不發達，無論觀光客或當地居民皆以開車為主，其公路系統為世界一流。
- 在南非，出門請勿帶貴重物品，也勿帶大筆現金，須慎防有人跟蹤；刷卡在當地非常方便，也是最普遍的付費方式。
- 提款時，最好選擇附近有保全人員的提款機，盡量不要在晚上或偏遠的地方提款。
- 若開車出門，行進期間車門務必上鎖，車窗務必關上；下車時車內不要置放任何物品，回家時也須注意有無人跟蹤。

藝遊南非之一：內心戲

自 2008 年起，因為工作與志趣，出國開始成為一件頻繁的事，而大部分出國的原因，都是為了參加「紀錄片影展」；2009 年，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收集到了一張酷卡，上頭寫著「Encounters」，令我印象至深。仔細閱讀後，才發現這是一個位於南非的紀錄片影展。

對於非洲一無所知的我，內心不禁想著：「非洲居然也有影展？會是什麼樣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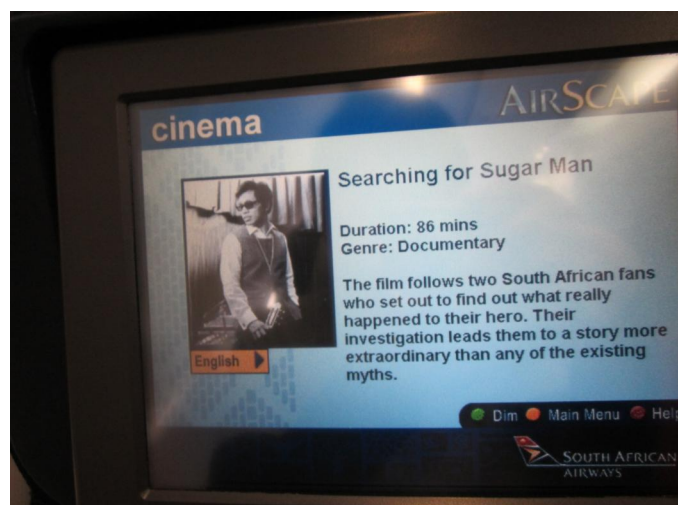
至 2012 年止，我已參加過數個紀錄片影展，歐洲與亞洲已去過許多次，而美洲（嚴格來說應是「北美」）的相關資訊，對於台灣來說並不陌生。於是心底一直好奇非洲的情況，特別是從媒體上獲知的非洲，大部分都是關於貧窮、戰亂、疾病、危險，可是怎麼都沒有文化藝術類的消息？他們有藝術節、影展嗎？人民真實的生活如何呢？

於是心裡一直惦記著「Encounters」這個影展，念念不忘，也天真地想著，或許從參加紀錄片影展，就能得知真實非洲的各種面向，也能帶給我關於「紀錄片」與「影展」新的啟發和想法。

心中雖然充滿種種嚮往，但膽小的我，不但沒有一個人獨自旅行過，對於自己的語言能力也不太有自信，更何況旅遊指南與新聞常說南非是全球治安最差的國家，約翰尼斯堡搶劫橫行、惡名昭彰，開普敦的槍擊案更是世界第一。

因此當國藝會的「藝遊專案」公佈徵件後，雖然我符合各項條件，但面對此事始終非常猶豫。

就在徵件截止的前七天，我偶然看了一部與南非有關的紀錄片《尋找甜蜜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片中描述一位 1970 年代美國歌手 Rodriguez 的傳奇人生，他在美國發行了兩張專輯後馬上消聲匿跡，默默無聞，但這兩張專輯卻輾轉流傳到了南非，成為抗議種族隔離的代表音樂，在南非暢銷幾十年，專輯賣破百萬張，是南非無人不知的搖滾巨星，但他是誰？是生是死？



卻沒有人知道。

我感動於他的音樂，是那麼深刻地描寫了對政治時局的批判，並鼓勵人們關心世界，片中不只刻劃出這段人生傳奇，更重要的是從這段故事中，反映了南非歷史的、文化的特殊風貌，以及身為藝術家的偉大心靈。

每每想起此片南非的一切是那麼迷人，藝術家懷才不遇卻依舊謙遜踏實的心境，讓我總是熱淚盈眶。

或許是緣分吧，這部紀錄片像是份指示似的，加深我撰寫此份計畫的決心；妻子也不斷地鼓勵我，應該要試著走出去看看，去經歷事物，打開眼界。

後來因「藝遊計畫」必須停留 30 天以上，仔細查了資料，才發現南非除了紀錄片影展外，竟有全世界第二大的藝術節（僅次於英國愛丁堡藝術節），以及非洲最大的綜合性國際影展；而且，這三個活動分別於六月初至七月底舉辦，跨時大約 50 天。此時，位於南半球的南非正值冬天。

我趕緊寫了企劃案，以參與這三個藝術活動為主要架構，其他時間則以隨機晃遊的方式到處走走看看，希望探究南非的人文、歷史、藝術，並從中反思台灣的現況。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將企畫案遞交出去，本想說如果幸運錄取了，再反悔或放棄也不遲；但沒想到，真的錄取後，才發現早已沒有不去的理由，硬著頭皮也得去。

我以忐忑的心情，寫下簡單的行程表，預訂機票與住宿，搞清楚旅行南非必須注意的細節，上網查了好多好多資料，焦慮緊張感終於逐漸淡化，變成一種篤定。

我對自己說，出發的時刻已到來，別再恐懼內心的矛盾或掙扎。盡興地去吧！

藝遊南非之二：Pay Me, Help Me, Owe Me

經歷 16 小時的飛行，我抵達了南非，在約翰尼斯堡轉機往開普敦時，要從國際線轉國內線，出關後必須到另一棟航廈。同班機有位中國人被派來出差又不會說英文，我勉為其難只好幫忙帶著他，但也因為這樣，兩個看起來傻傻的黃面孔，招來了他人的注意。

穿著背心制服和識別證的黑人靠了過來，問我們要去哪？要我們別擔心他們是機場的服務人員，來確保旅客安全，接著和我閒聊。

我心裡雖然覺得怪怪的，但看在那些制服證件的份上，不疑有他。他帶著我們穿越大廳，再去 check in 一次。

但 check in 完成後，他卻對我說：「Pay me!」。我對此質疑，露出懷疑的表情。

他說：「Yes, you have to pay me!」

人生地不熟，我身上只有小額美金紙鈔沒有南非幣，不知道這是習俗還是脅迫，就給了他 10 塊美金，但他仍一直說你們有兩個人，要 20 塊美金。我不理他，趕緊走了，心底覺得被敲詐了，短短三分鐘的路程竟這麼貴，我自己也找的到路。

進到登機門後，上廁所時又有個黑人清潔工站在門口，進來的每個人出去時都給了小費，因為身上沒有南非幣，我又給了一塊錢美金。然後坐在椅子上想著，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這些錢與付出的等價關係，該怎麼衡量？

到了開普敦後，我先是搭接駁車到市區，接著採取步行方式前往旅館；本來應該是 20 分鐘的路，卻迷了路，長途飛行和拖著行李的我看起來肯定很狼狽；突然間，有位路過的白人青年跟我點頭打招呼，然後問我要去哪裡？

「我正在找 Rose Street。」我說。

他先是向我自我介紹，然後說可以帶我去，並且說這不麻煩，大約 10 分鐘就到了，一切沒問題。

在路上，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他說他 25 歲，從約翰尼斯堡來開普敦度假，目前是學生，學的是髮型設計…等等。

10 分鐘後，果然到了預定旅館。我向他道謝，但他卻對我說：「有件事不曉得方

不方便問你一下。我今天到現在還沒吃飯，能不能請你幫忙我？」

我從口袋中掏出 20 蘭特（約 60 元台幣）給他，然後就進旅館了。但，為什麼來度假的人沒有錢吃飯呢？雖然給的錢不多，但對此感到不解。沒想到，抵達南非的第一天，就遇到兩次類似的事情。

第三次插曲，發生在我獨自前往 Woodstock 區拍塗鴉。當地算是開普敦的市郊，大多是平房住宅，但也有用木頭搭成的簡易房屋，殘破不堪，衛生設備很差，每每經過較殘破的地方，我總是不敢多看。



但有位年輕黑人看我在附近走來走去，開口問我說：「嘿，過來，我帶你進來看看看？」他說的進來，是指進去他們那一區以木頭搭建類似貧民窟的家，一連有好幾戶。

「這樣好嗎？」我問他。他說：「來，

別怕，來吧！」

有點害怕，但又想進去看看，也害怕辜負他的好意，我走了進去。

有好幾個小孩在路邊玩耍，接著大人們一個個從住處走出了出來。我心想慘了，會不會發生什麼事，但只能故作鎮定。

他們圍著我，好像看待新奇的事物那樣，然後伸出手，自我介紹；我趕緊跟他們握手，然後說自己是來拍塗鴉的照片，聊了一下之後，他們說要帶我去附近拍塗鴉，就這麼走了出去。

走了許久之後，我隱約感到不安，主要是想要更自由地自己走，而不希望有人引導；約半小時後，最後只剩下一開始的那位年輕黑人陪著我，他說自己 25 歲，有兩個小孩，一個七歲，一個六歲，但已和妻子離婚，各帶一個一小孩，他沒有

工作，偶爾打打零工，而政府完全不管他們…等等。

在 Woodstock 區，他帶我到處走走看看，幾乎走了快三個小時，離開前，我向他道謝，而他對我說：「我們的生活很不容易，希望你能幫助我。」我掏出了 50 蘭特給他，他說謝謝，然後我們就此告別。

這約莫發生在去南非的第九天，自此之後，即便我仍碰過許多次請求幫忙或乞討的人，但我沒有再給過錢給任何人。

並非我不想相信或不想幫助他們，而是關於「價值」這件事讓我逐漸錯亂，在沒有想清楚前，還是堅持原則吧。

在德班影展的某晚的派對，我與南非白人女演員 Terry Norton 深聊，敘述我所遇到的這些事情。

她所說的大意是：「雖然曼德拉上台後，南非自由解放了，種族隔離也消除了，但問題沒有解決，縱然現在仍是黑人總統，ANC 自曼德拉 1994 年上台後執政至今，他們對很多事情仍然不聞不問，像是貧窮與失業問題。

我對南非感到很失望，一切很混亂，不公平也隨處可見。普遍的人有一種心態，就像你的遭遇一樣，他們會認為『你欠我！』，這是你們虧欠我們的，我們理所當然跟你要錢，你擁有的一切也應該分給我；但進步的社會應該是『我欠你』，就像我去新加坡和其他國家，有很多陌生人會自然地幫助你，而不是要求回報的。

我很悲觀，我不知道時間是否會改變這一切。假如你已被騙了一次，該怎麼面對第二次、第三次呢？

我想答案是，『相信』。被騙了一次沒關係，繼續相信這世界，被騙了第二次也沒關係，要繼續相信，被騙了第三次，仍要選擇相信。無論如何，要相信人、相信世界，這是我的看法。」

20 年後的今天，仍可看到種族隔離政策的歷史遺毒，種種不公平遍佈在各個層面，無論是漸漸擴大，或是漸漸改善，但人心之間的距離，卻需要更大的寬容和氣度才能拉近。

與她的一番談話讓我更明白這個地方，明白人們為什麼會這麼做，社會差距為何如此巨大，但願我有夠清澈的眼睛，有夠溫柔和堅定的心靈，能分辨大是與大非，知道虛假與真情。

藝遊南非之三：走出焦慮

前往南非時，我刻意不帶任何中文書本，也減少上網的時間（南非網路很慢很慢），只帶了兩張音樂專輯，一張是《尋找甜蜜客》的音樂，一張是林生祥的新專輯《我庄》，希望將自己盡可能地放空，忘記原有的一切，融入當地，用眼睛看，用耳朵聽，加深自己的感知與感受。

由於南非沒有捷運，公車也非常不發達（沒有站台，也沒有時間表和路線圖），外地人根本不知如何搭乘，中產階級以上人一定是開車行動，但經濟狀況較低的人，只能走路或搭乘私營的 Mini Bus（麵包車），司機常常橫衝直撞，也有一位車長會對著窗外叫喊拉客，這是當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搭一次 5 蘭特，旅遊書上寫著這種車很危險，基本上都是黑人搭乘，觀光客最好遠離。

出發之前，就刻意選定住處離影展會場不遠的地方，只是沒想到，到了南非之後，交通問題還是很大的困擾。而為了瞭解環境，我幾乎都是用走的，因為沒有特定一定非去不可的地方，就隨身帶著地圖，還有一點點現金，將重要證件和大部份的錢鎖在住宿的保險櫃，每日在外晃遊。

某天晚上回到住處，上臉書社團看其他海外藝遊者的分享，特別是看到大家去工作坊學習或駐村的經驗，好像都能學到某些技藝，或者和其他人一起交流訪問，在專業上都能獲得實質上的提升，我感到有點自卑，內心突然非常焦慮。

我的藝遊計畫沒有實質目標，當初只是好奇想來觀摩看看，但影展每天只有晚上才有放映（一天兩場），大部份的時間我該做什麼呢？特別想去的地方沒幾個，又不想每天都像觀光客一樣走馬看花和消費。最後，我只好都在外慢慢遊蕩，沒有路線的亂走亂看，和其他藝遊者比起來，似乎一無所獲，我甚至說不出我獲得了什麼。

但越是這麼想，就越坐不住，越想要把握時間瞭解南非的一切。我開始每天在外走路，看好大概的路線就出發，有時候是兩、三個小時，有時候是五、六個小時，一直走一直走，看到有趣的東西盡量拍照，或在安全的角落觀察人們上下班、說話、買東西的樣子，直到天黑了才回去（或者去參加影展）。

每天回到住處，腳都忍不住發抖，腳趾的關節也異常痠痛，但這彷彿是解除焦慮的唯一方式。我仔細地想，我自己的背景是視聽藝術類，而電影就是「經驗」的藝術；來南非，無非就是想讓自己更深入這個地方，去理解他們藝術文化，而這些就來自生活的細節，我必須不停地去「經驗」一切。

於是我每天都走，好像走上癮了，雖然要移動到另一個城鎮或到較遠處仍須搭車，但原則上我不常待在住處，就是往外走。走到山邊、海邊，走到賣場、鬧區，走到運動場、古蹟，走到博物館、公園，走到餐廳、市場，看了各種的風景。

漸漸地，這沒有目的的漫走，使得自己必須習慣於無聊與日常，從中去發現和體會意義所在，也正是這種速度和節奏，讓我真實感受到南非的風土氣味。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走」來的。

回台後，我發現自己的小腿肌肉強壯了不少，右腳大拇指也有稍微外翻。告訴朋友關於「走路」的南非故事，他們說，這東西就是這樣，你很難說明什麼，一切好像都是無形的，但唯有經歷過一次，你才會擁有那樣的視野。



藝遊南非之四：你喜歡南非嗎？

旅途中，若有機會與陌生人聊天，我都會問他一個問題：「你喜歡南非嗎？」這些對象包括計程車司機、巴士司機、影展工作人員、旅館服務員、學生等等，大部分得到的答案都是「Yes。」

原因不外乎南非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美麗的地方，在開普敦，有山有海，氣候宜人；假日時，開普敦街上空無一人，原來所有人都到白色的沙灘上去曬太陽看海了，印度洋暖流與大西洋寒流交會的好望角，也帶來了豐富的漁產。

我一路搭背包客專用的 Baz Bus 順著「花園大道」往北移動，司機邀請我坐在副駕駛座，偶爾介紹每個地方的名稱和特色，一路上見識到了壯麗的南非風景，一大片一大片廣闊的草原，驚人的山景，也看到許多農田、牧場、動物，每個小鎮皆舒適宜人，空氣的透明度和天空的藍令人印象深刻。

想起這些人的回答，深深覺得若以「豐饒之地」來稱呼南非，完完全全當之無愧。

然而，雖然大多數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我也得到兩個遲疑的答案，一位是居住在開普敦市郊 Woodstock 的無業者，另一位則是在藝術節兼差賣日報的年輕人。



第一位說：「不，除非你有穩定的工作，否則...。這裡是個好地方，我在這裡生活了 25 年，是我全部的人生，街頭巷尾每個人我都認識。但生活很不容易，我們沒有工作機會，而政府卻不管我們，完全沒有做任何事情。」

第二位說：「恩，我喜歡這裡，但生活很困難，真的很困難，我兼差度日，常常沒工作，只能在節慶時打工。現在幾點了？喔，快一點了，我還沒吃東西，肚子很餓，你能給我 5 蘭特嗎？（我搖搖頭表示很抱歉）5 蘭特就好，拜託，我還沒吃飯……」

在德班時，發現貧富差距之大。富有的人居住在離市中心不遠（譬如 La Lucia），開車約 10 分鐘可抵達的市郊，每戶房子都大約有兩百坪以上，像是別墅一般，都有庭院可以停車、種樹等等，街區也都有保全看守；而更有錢的人，除了房子更大更別緻之外，保全人員則會在門口看守，甚至拿著長槍。

朋友開車載我與鹿特丹選片人 Gertjin Zuilhof 去一位南非紀錄片工作者 Omelga Mthiyane 的家中，她的家在德班市中心的北邊市郊，開車大約要 40 至 50 分鐘，一路上的景觀與 La Lucia 截然不同，像極了只有在電影裡才會出現的景象，一大片一大片的鐵皮或木造房，房屋與房屋之間靠的緊密，孩童在街上奔跑，黃沙常常陣陣飛來。

Omelga Mthiyane 是 Gertjin Zuilhof 發起的「非洲—中國」拍片計畫的其中一位導演，在中國宋庄拍片時，她在南非的家不幸火災，聽聞這消息的朋友在中國發起募款，大夥捐了一些錢幫她重建家園；這次我們去她家，主要就是想看看她重建後的新家。



她的家是磚頭砌成的，外頭也貼著磁磚，室內仍在整修中，但外觀已相當完整，共有兩層樓。這棟新房子在這個範圍內的住宅區顯得非常醒目。Gertjin 稱呼她的家為「宮殿」，雖然誇張了點，但放眼看去，的確很貼切。

旅途中，我經歷了許多不安的片刻，也看見了許多不堪的景象，但從中，也有微笑與友善、互信和安定的時刻。

那麼，我喜歡南非嗎？

是的，身為一個外來者，我想我喜歡南非。因為它的環境，因為它的活力，還有它帶來的考驗。

藝遊南非之五：南非難忘風景

在南非的 50 個日子裡，有許多美麗風光和意外的人文風景令人難忘，精選了 15 個瞬間，是為分享與紀念。

【南非難忘風景 01】

紀錄片《尋找甜蜜客》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裡位於開普敦的唱片行。



【南非難忘風景 02】

開普敦的 Bo-Kaap 區，是著名的馬來穆斯林社區，這裡的房子會塗上各種顏色，彷彿彩虹一樣繽紛典雅。我在開普敦所住的 Guest House，也在這裡。



【南非難忘風景 03】

在開普敦著名的購物中心 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樹立四位南非歷史上，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者，曼德拉也是其中一位。



【南非難忘風景 04】

開普敦的「桌山」素有上帝的餐桌之美名，大多數人購買纜車上下山，我只買了上山的車票，售票員以懷疑的神情問我說：「你要走下山嗎？」我說：「對呀！」結果走下山花了我兩個半小時，路途顛簸驚魂未定，下山後腳一直發抖，但美麗的風景實在難忘。



【南非難忘風景 05】

在 Woodstock 拍照時，這幾戶看起來殘破的房屋令我印象深刻，而房屋前面的廣場，有孩子在與垃圾玩耍。



【南非難忘風景 06】

南非有一個新興職業，無家可歸的人穿著一件已經泛灰破爛的黃色螢光背心。他們會在停車格附近徘徊，熱心地幫每一位停車者引指方向，用各種手勢引導他們停車。然後希望停車者能給點小費，幫助他們的生活。通常他們從早站到晚，偶爾蹲在路邊吃麵包，累了就蹲坐在路旁休息。有一次，我看見他在細長的安全島上閉上眼睛，自顧自地哼著音樂獨自漫舞，就在那一刻，他的舞姿與神情，彷彿透露了「自由自在」的意義。



【南非難忘風景 07】

在齊齊卡馬（Tsitsikama）國家公園裡的木造階梯，居然少了一層，仔細一看，原來是留給石頭的空間；不是為了建設或人的方便，就一味濫砍大自然，在南非，處處可看到建設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



【南非難忘風景 08】

齊齊卡馬公園，爬過好多岩石後，看見了看海的鳥。



【南非難忘風景 08】

一群人在市政廳前面唱歌跳舞，我看了好久好久，由於唱的和說的似乎是祖魯語，還是不太理解他們在做什麼。原先我以為是抗議，後來問了一位胖胖的媽媽，她對我說：「我們不是在抗議啦！哈哈，我們在為總統祈福，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南非難忘風景 09】

路邊的小販看我在拍照，對我說，拍我！但她的友人則害羞地不願意入鏡。南非類似的小攤子非常多，日收入很少。像是到人家家中幫傭，一天的薪水約在 80 至 100 蘭特之間。



【南非難忘風景 10】

在德班市區的傳統市場旁，一台撞球桌擺在路邊，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就這麼玩了起來，有輸有贏，有競爭有歡笑。



【南非難忘風景 11】

在德班的海邊，有許許多多精緻的沙雕，沙雕藝術家站在沙雕前，希望路過的人或想拍照的人，能捐獻一點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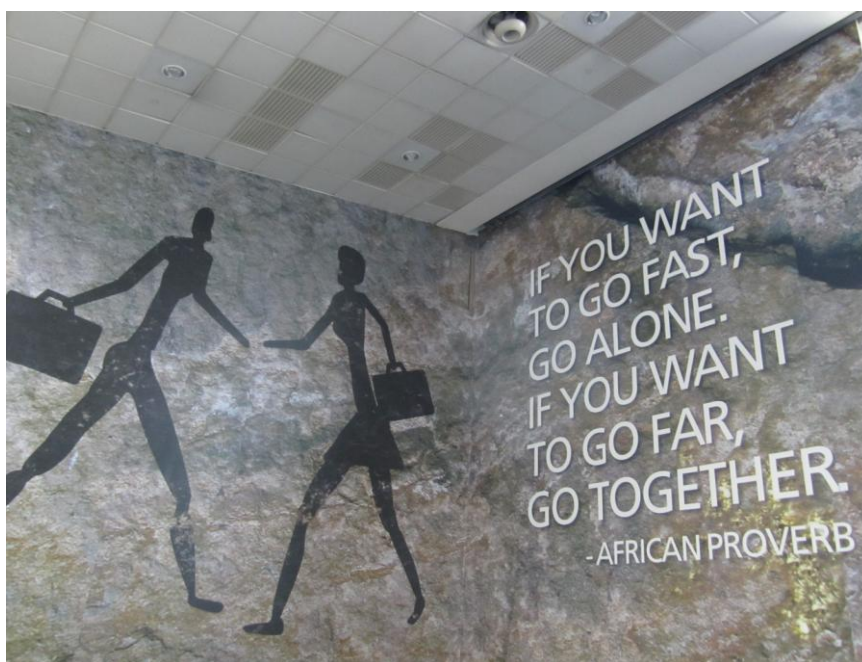
【南非難忘風景 12】

JACK 是德班影展的選片人，同時幫忙經營父親在南非的小工廠。他 14 歲時便與父母一起移民南非，現在他已經 40 歲了，經歷過南非最動盪的一段日子。他與日本妻子一起生了兩個小孩，假日時常一起去戶外遊玩，這是他們一起看海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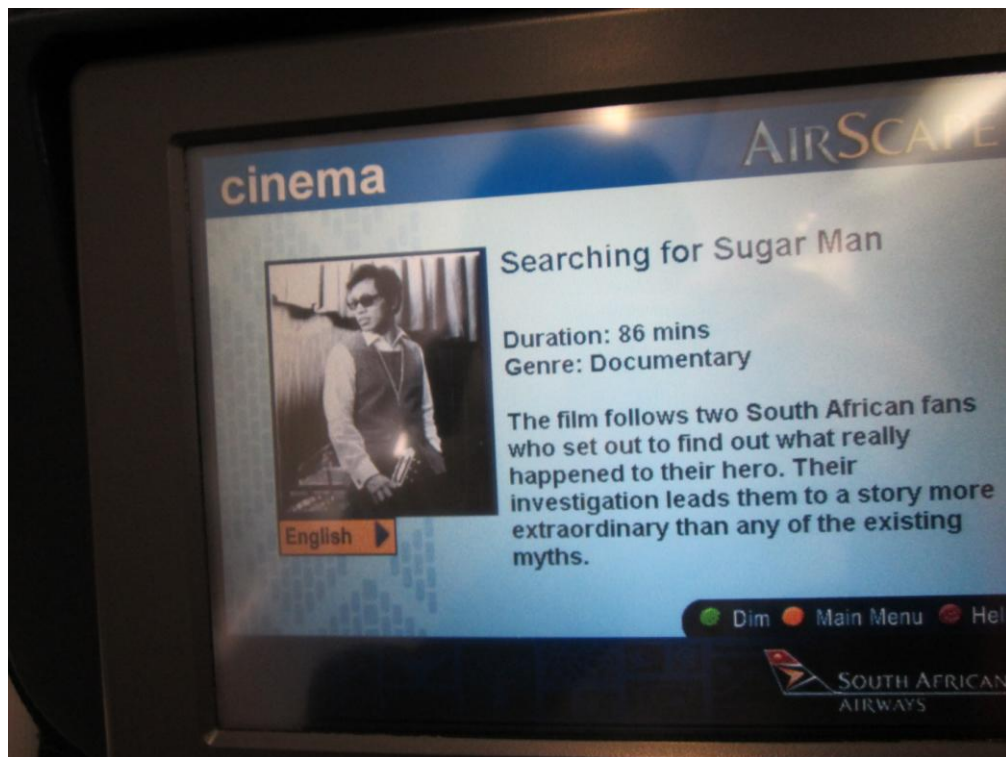
【南非難忘風景 13】

African Proverb: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非洲古諺：如果你想走的快，那就獨自走；如果你想走得遠，那得一起走。



【南非難忘風景 14】

從南非飛回台灣的長途旅途上，沒想到飛機上竟有《尋找甜蜜客》，又看了一次，還是熱淚盈眶。我因這片而去，回程又巧遇，真是緣分。



【南非難忘風景 15】

再見南非。The place we call South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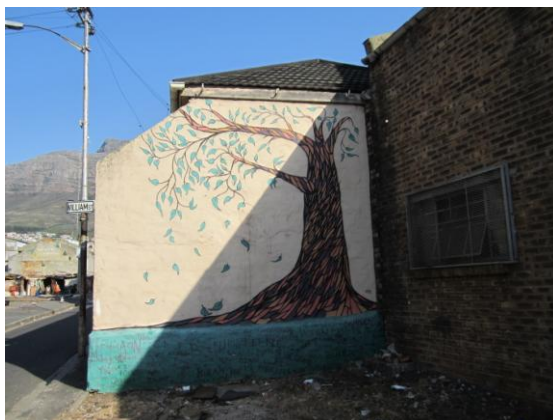
藝遊南非之六：Woodstock 的塗鴉造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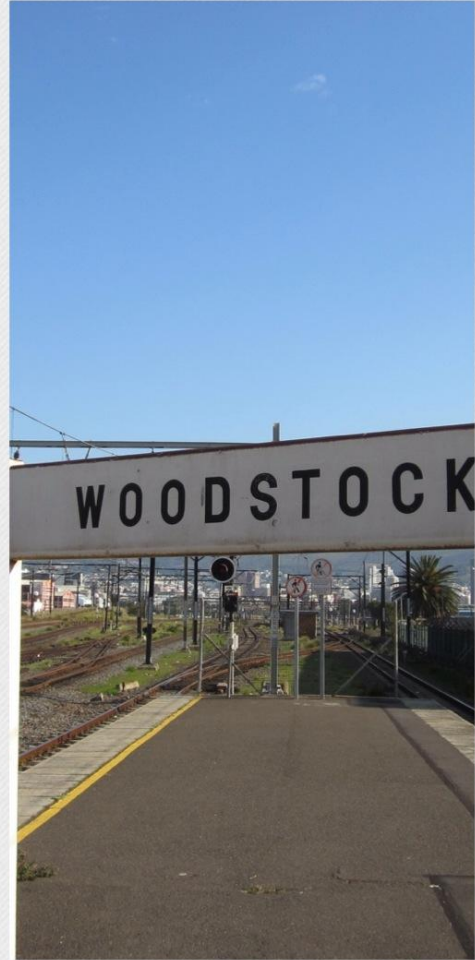
Woodstock 位於開普敦市郊，搭區間車前往約三分鐘，這裡距離西開普敦大學並不遠，鐵路將這裡一分为二，北邊是大量的工廠區，工人們可從四面八方搭火車來這裡上班，南邊則是新興的住宅區。

由於這裡離大學不遠，政府有意以藝術來改造這個地方，增加其觀光和藝術氣息，遂邀請了大量的塗鴉藝術家進駐，完成了大量作品，希望能讓這個地方煥然一新，打造新的氣象。

我在網路上意外發現許多南非塗鴉作品都來自於這裡，便臨時起意搭火車前往。某些當地人熱心地介紹塗鴉所在，他們也都說喜歡這些塗鴉，讓他們居住的地方顯得更有活力、更美麗。

以下僅貼部分，其餘圖片可參考附見光碟。











藝遊南非之七：火車練習曲

在南非我總共搭過三次火車，第一次是在開普敦，上網查到 Woodstock 這個地方有許多塗鴉，發現火車只要一站就可以抵達，於是就前往開普敦火車站搭乘。

南非的火車有分幾種，向是藍色列車便是世界聞名的長途列車，車票也非常非常昂貴，車上彷彿一個豪華包廂，應有盡有；而我所搭乘的，較像是一般居民乘坐的「區間車」，有不同路線，提供住在市郊的人來回。

我先是在網站上查好時刻表，趕緊到車站去買票搭車，Woodstock 距離開普敦只有一站，車程約三分鐘，單程車票約 8 蘭特。去程一切沒問題，指示也都很清楚，但回程遇到了一些問題。

Woodstock 的車站很小，一個天橋貫穿所有月台。我向售票員好票後，卻完全找不到時刻表，也找不到指示牌，到底車會從哪個月台進站完全不曉得。進站後，我向站員詢問，他們向我指了一個方向，說等一下往開普敦的車，是往這個方向的，去第四月台搭就對了。



我看了一下第四月台，非常遲疑，因為第四月台幾乎沒有人在等車。但站員則是繼續說，下去就對了，並揮手叫我下去。我於是和另一位路人一起下去等車。

等了約五分鐘後，車子來了，而且是正確的方向，但車子卻是從第三月台進站的；我和路人趕緊拔腿快跑，先走上樓梯然後再衝下去第三月台，驚險地搭上車。這時我也沒時間去和站員理論，只是突然意識到，絕大多數的乘客，大家進站後都在天橋上等待，沒有太多人下去月台，似乎他們是在判斷車子來的方向，然後才走往對的月台。

這也算是一個奇特的經驗吧。我在火車上安靜地坐著，由於我搭的時間也非上下班尖峰時間，一點也不擁擠，除了大家會特別注視我之外，一切都很順利。

第二次和第三次搭火車，則是在德班。由於我借住朋友父母位於 La Lucia 的家，

要去市中心非得開車不可，但每天麻煩他們實在很不好意思。我上網查到最近火車站是 Red Hill，步行約一小時，於是展開了我的冒險路程。

按圖索驥，走了一小時後發現了車站，是一個非常小非常克難的車站，但站員卻對我說，這邊不能搭車去德班，你只能搭反方向去另一個車站然後再轉車，比較麻煩。

阿？這個車站是單向的？也太詭異了吧。

站員看我不死心，跟我說可以去路邊搭計程車。我問搭一趟多少錢，她說 5 蘭特，很便宜。

怎麼可能那麼便宜？我再確認一次，原來她指的計程車，是當地人常搭乘的 Mini Bus，當地華僑俗稱「小黑巴」，會在路上隨叫隨停，沿路撿客人的私營廂型車。這種車在路上非常普遍，路線圖存在於司機和常客的腦中，是當地黑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因為車子常常橫衝直撞，車長常常對外拉客喊叫，難免給人不好的印象。

我記得旅遊書上寫說旅人最好別搭乘這種車。而站員居然說，來，我帶你去，就在路邊招來了一輛，並且告訴司機我的目的地，叫我一切別擔心，上車吧。

我帶著緊張的心情上車，路上沿途撿客，整輛車都客滿了，大家安靜耐心地並排坐著，約 15 分鐘後我的目的地到了，車長告訴我可以下車了，結束了這段新奇的旅程。



我在市區亂逛幾個小時後，到了火車站決定試著搭車回家。有了前車之鑑，買好票後，連續問了好幾位乘客，確認好車子來的方向與時間，記得一位藍眼珠的黑人告訴我，就跟著我吧，走這邊。

沒多久火車來了，我與藍眼人一起進入第一車廂，上車後的景象我簡直難以置

信，非常震撼，大家不約而同用不友善的眼神看著我，我則假裝一派輕鬆，不敢坐下，站在車門附近，觀察著大家。

面對面的座椅上，有好幾個人抽著菸，整個車廂煙霧瀰漫，他們大聲的聊著天，有兩個人則在座椅上販售捲菸，好多人跑過來買，整個車廂都是男性；同時，也有好幾群人將報紙攤開鋪在地板上，開始打起撲克牌，輸贏是有賭注的；加上穿梭車廂間叫賣的小販，有賣水、蘋果、餅乾點心、優酪乳、糖果的，整個車廂非常喧鬧。

藍眼人走過來問我說，要坐嗎？要抽菸嗎？我謝謝他的好意，繼續站在原地，心裡則是非常緊張不安，好像誤闖了別人家的派對，來了不該來的地方。

我完全沒辦法想像火車上居然可以抽菸和打牌，太震撼了。

15 分鐘的車程變得漫長且難耐，我也看見其他乘客上到這個車廂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有一些女乘客則是一進來，馬上就到其他車廂去了，可見此車廂流露出某種排外的男性氣息。

我則是一動也不敢動，祈禱車子趕快到站，以免被人找麻煩。偏偏車子內沒有廣播系統，得一直注意窗外才不會下錯站。

終於，Red Hill 站到了，我趕緊跳下車，深深呼了幾口氣。才發現第二車廂傳出歡樂的歌聲，而第三車廂好像有人在跳舞似的，非常熱鬧。我的想像是，原來每個車廂都是一個主題派對！是他們下班後放輕鬆的交誼場所。

第三次搭火車，同樣也從德班市中心到 Red Hill，我一直有種不怕死的心態，想試試看別的車廂，想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在車上唱歌跳舞，或是有其他有趣的事。

但這次我則搭到了最後一個車廂，兩位看起來有印度血統的黑人示意要我跟著他們，上車後一切都很平靜，多數人閉目養神，而火車則是開開停停，原本 15 分鐘的車程開了 40 分鐘。我隔壁的阿伯看到叫賣餅乾的攤販來了，買了一兩包送給對座的小孩吃，媽媽則點頭致謝。這是這趟火車之旅最美麗的瞬間。

之後，我將這段歷程告訴南非的朋友，他們甚至不曉得當地有火車可搭，並說我也太大膽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大膽，但在那樣的情境下，確實激起我了想要探索、冒險的意圖。我很幸運，一切平安，這段火車練習曲，成為我最難忘的南非回憶。

藝遊南非之八：PE 的藝術造城

PE 是 Port Elizabeth 的簡稱，是南非中部的大城，氣候宜人，適合居住。我在前往 Grahamstown 參加藝術節前，在這裡待了一天，到了市中心去逛逛，竟意外撞見他們正以藝術的方式，打算重新改造這個城市，讓這裡擁有新的觀光地標。

PE 指的是英國殖民時期，以伊莉莎白女皇的名字所命名的港口，但如今他們要逐步地將這裡改為「曼德拉灣（Mandela Bay）」，並與藝術造鎮的同步進行。

這條藝術路線，名為「Route 67」，沿途共有 67 個藝術景點，有些仍在興建中（網址：<http://www.mbda.co.za/route67.html#>），政府力捧要與觀光結合，成為 PE 最著名的景點。（導覽網址：<http://www.mbda.co.za/images/route67/Route%2067.pdf>）

這個藝術造鎮計畫，以曼德拉美術館為起點，公共圖書館為終點，規畫了一系列公共藝術地圖，沿途上也有曼德拉於不同年代所說的語錄，可視為指標一步步往前進，對比於強調「文創」的台灣，PE 則展現了以藝術造城的強烈企圖心，也讓整個城市都沉浸在藝術文化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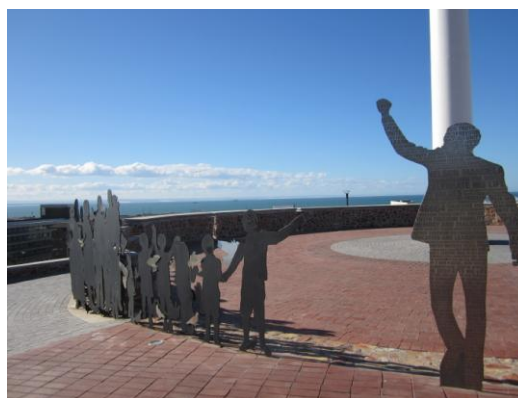
曼德拉美術館



藝術地圖



沿途都有曼德拉語錄



Voting Line by Anthony Harris&Konard Geel



畫廊外的塗鴉



燈塔前的藝術磁磚



Untitled by Anton Momberg



Way Finding Markers



Fish Bird by Mxolisi Dolla Sapeta



藝遊南非之九：歡迎來南非！

出發前夕，對於南非的治安問題一直非常擔心，也曾和南非友人談及此事。對方總是說：「世界上哪一個地方不危險？重要的是你如何照顧自己，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觀光客那樣，把相機、珠寶掛在脖子上，那等於是自殺，等別人來搶你！」

話雖如此，但我心中的困惑是，作為一個黃皮膚黃面孔的東方人，到了以黑人為主的南非，縱然我非常低調樸實，但究竟要如何掩飾自己是觀光客的事實？

這個問題似乎無法克服，只能在南非當地尋找答案。

到達南非後，實際的情況是，無論你走到哪，都會有非常多人將目光投向你，友善的人對你微笑，但更多人是面無表情的看著你，也有人故意跑來跟你講中文，嘲笑你是 Chinese，跟你要錢，或擺出李小龍功夫的樣子調侃你。

每每遇到騷擾，只能埋頭快步走。在南非街頭，每間商店都貼有保全的標誌，並用鐵欄杆將自己層層包圍起來，富裕的住家也都設有電網、保全設備，甚至有保全人員帶著長槍看守住家；而奇怪的城市景象是，路邊總是有一大堆人站在那面面相覷什麼也不做，有的人是保全、清潔工，但有更多的人是無業者或浪人。

走在街上的我常常被注視，心中有很強的不安感，走路常走的很快，相機不敢拿出來拍照，一旦有人靠近就必須提高警覺，時時防備；晚上六點之後，天色暗了，整個城市宛如鬼城，人都去哪了呢？空曠安靜的令人戰慄，旅遊指南上寫著：「晚上八點之後最好不要出門，出門請選搭計程車。」某次我想走路回住處，卻被工作人員勸阻了，她堅持我必須搭車。

在大城市中，唯一放鬆的時刻是晚上回到住處後的獨處時間；花園大道小鎮上治安相對好一些，但白天與晚上的景象、人潮落差仍非常大。

這一路上一直是幸運平安的，沒有遇到任何危險的事情，一直到第 35 天左右，到了德班（Durban）之後，我寄住在朋友 JACK 的父母家，JACK 爸爸熱心地開著車載我去認識環境和私人景點，開了約半小時後，到非常非常偏遠的海邊，通過一條羊腸小徑，就到了可從岩石上的遠望大海。

由於非常偏遠，停車時，附近只有一台灰色轎車在移動，車上坐了兩位彷彿是中東移民男性，皮膚灰灰的；我問 JACK 爸爸，我們要下車多久？他回答只是一下子而已，我便把我的書包放在座位下方，並用黑色外套蓋著，只帶了相機下車。



走到海邊後，景色好美，但風也好大好強，有幾個人正釣著魚，我拍了幾張照片。約五分鐘後，我們回到車上，然後……

副駕駛座的窗戶竟被打破了！碎玻璃掉的滿地都是，而我的書包被奪走了，裡頭沒有現金，但有我的手機、錄音筆、Ipod Touch、和三張提款信用卡；JACK 爸爸直喊夭壽，喃喃自語地說車窗應該是打不破的才對呀，這是他們定居南非後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JACK 爸爸很自責，覺得應該要告訴我把包包帶下車去，我也很自責，但也只好認了，因為明明知道東西不該留在車上的，可是這地方真的好偏遠，附近也都沒有人，實在太掃興了。

我們趕緊回家，JACK 媽媽安慰我們，給我喝茶吃水果收收驚。幾天過後，車子回到車廠去修理，才發現這台才買三年的 BENZ 房車，當初購買時，是有加上防破玻璃的費用，但工人卻忘了貼上這一層防破貼紙。

聽到這些，當下我只有一個念頭：「歡迎來南非！」

藝遊南非之十：與 Gertjan 的對話

Gertjan Zuilhof 出生於 1955 年，現年 58 歲，他擔任荷蘭鹿特丹影展的選片人已將近三十年，主要負責區域是亞洲和非洲。這個影展以其獨特品味聞名全球，其十幾位選片人每年在世界各地選片，Gertjan 正是著名的「鹿特丹面孔」。

2011 年時，我前往北京獨立影展時就與 Gertjan 相識，但當時沒有多聊，只記得他騎一台腳踏車，住在宋庄裡已好一段時間，主要是策畫藝術展覽；這次在南非德班影展與他相遇，一連十幾天，常常碰面聊天，我也趁機向他請教了不少關於影展與選片的想法，頗有啟發。

Gertjan 說：你沒獨自旅行過？拜託，你是選片人耶，你不能討厭旅行，因為你必須去經驗現實，才能知道什麼是好的、真切的電影。

某年他為了策畫非洲電影專題「Forget Africa」，在一年內在非洲跑了 14 個國家，到各處去收集 DVD，去認識電影工作者，去經歷不同的文化與現況；他也利用鹿特丹的電影基金，推動非洲與中國電影創作者的交流，送了六位年輕非洲導演到中國拍攝紀錄片。



Gertjan 說：事實上，我不喜歡參加影展。我更喜歡到那個國家、那個地方去，去收集 DVD，去和電影工作者們講話聊天，那樣比較深入，也比較有效率。

Gertjan 說：去參加影展並選片，不論怎麼選，都是這個影展選過的片；如果你想要獨樹一格，就得用自己的眼光和方式去發掘作品。

Gertjan 說：很多影片，不用看就知道這會是一部好的電影，十個人有八個會說這片很棒，所以我不會特別去看。我想找能帶給觀眾驚喜或新意的電影。

Gertjan 說：作為選片人，需顧慮觀眾的意思對我來說，不是挑大眾取向的電影；而是觀眾把選片的責任交託給你，表示他們信任你的品味，這時你必須做的，是用力挑選出你個人認為的好電影，

Gertjan 說：全世界影展的資金都在減少，鹿特丹也一樣，如果我想要去更多地方旅行或選片，我必須更節儉，以及試著用其他方式維生，像是在中國策畫展覽。

（德班影展開幕片被禁演後，談到了中國地下電影。）

Gertjan 說：指責中國導演不夠勇敢，有失公平，觀眾不會知道他們是冒著多大的生命危險和壓力在拍攝或放映作品。拍一部電影而被政府抓走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Gertjan 說：我最常做的是到某個城市去，然後舉辦一個小派對，邀請並歡迎當地的電影工作者帶著他們自己作品 DVD 來，一起聊天交流。這是最快收集作品的方法。

我說：開幕片被禁演了，導演一定很傷心沮喪。

Gertjan 說：那倒不一定，我想他是最高興的人，因為他將成為焦點。

我說：影展放映常常取消或遲到，也都沒有公告，組織的很差，好的片子也不多，我好失望。

Gertjan 說：你不應該失望的，我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應該有期望。影展的組織能力很差，有些細節很容易就可以改善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做，倒是 Party 他們做的很多也很好。不過說起來，台灣影展的問題，就是太 over-organized 了。

我說：.....

（談到中國與台灣的政治問題。）

Gertjan 說：我喜歡中國，特別是宋庄這個地方。討厭中國和討厭共產黨是兩件不同的事，中國人民也是受苦者，他們也不喜歡共產黨。

Gertjan 說：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你必須想辦法多接幾個工作讓自己能生存下去，這是很正常的。

Gertjan 說：保重，我的朋友！

藝遊南非之十一：以動物園為句點

南非的友人 JACK 是德班影展的選片人，每年他都會盡量推薦台灣電影到該影展來，而今年沒有任何台灣電影入圍，我反而成了唯一的台灣代表，還在影展舉辦的 Forum 上被列為正式來賓，以英文講了五分鐘亞洲紀錄片影展的概況。

這趟來南非前，JACK 告訴我，每年他都會招待台灣影人去看野生動物，這是來南非必去的行程。本次除了我之外，還有鹿特丹影展選片人 Gertjin 和威尼斯影展選片人 Paolo Bertolin，我們四個男人就開車前往距離德班最近的 Hluhluwe 野生動物國家公園，進行三天兩夜的動物之旅。



在入園之前，園方已經公告了幾點要注意的事項，譬如千萬不要下車，遇到大象要保持安全距離等等。

我原本想像中的動物園，應該是像木柵動物園那樣，動物經過某種方式對外「展示」，但南非的野生動物園卻完全不同，進園必須開車，因為公園的腹地非常非常大（也許有半個台北市那麼大吧？），放眼望去，有山有溪有河，公園內有柏油路讓車通行，而動物大多在草原叢林間自由自在的生活，有點類似電影《侏儸紀公園》，開著車去找尋動物的蹤跡。

在公園裡，也有服務中心、餐廳和住宿區域，我們住的是四人的小木屋，設備非常齊全舒適，還有廚房和客廳，於是我們四人的行程是白天找動物，晚上回到住處烤肉、聊天，彼此成為好友。

JACK 告訴我們，運氣好的話，可以看見很多動物；但運氣差的話，一天可能連一隻動物都看不到，來動物園真的是碰運氣。幸運的是，我們頭一天傍晚入園就看到了俗稱「Big 5」裡面的四種動物，之後的兩天更是收穫滿滿。

園方也有提供搭車和步行的導覽，一次約 300 蘭特。我們試了一次 Night Tour，晚間的園區非常寒冷，大家都裹著一條毯子；白天時，JACK 則開車在園區裡亂逛，眼睛要睜亮點，注意力也要集中，才不會錯過動物而不自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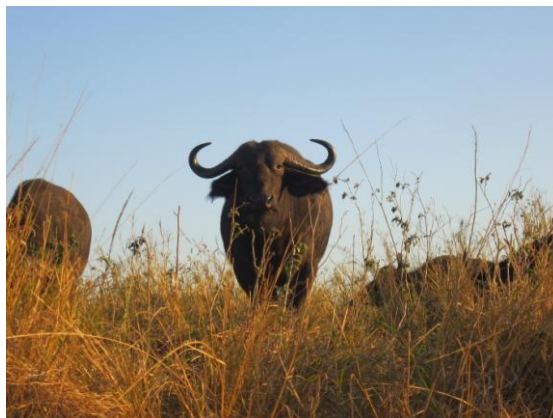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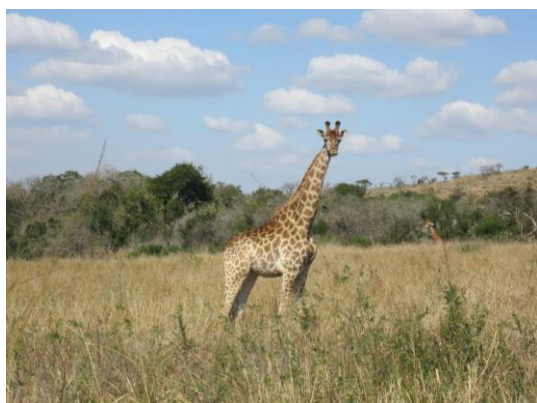
車子緩慢地開著，看著獅子、水牛、大象、犀牛、斑馬、長頸鹿、鳥就在身旁，真有種超現實感覺，難以置信，這些動物是如此美麗，充分感受到南非對待自然

與動物的尊重，讓牠們以原來的生活方式生存著，認識牠們原來的樣子。

發現動物時，我和 Gertjin 總是較不怕死的兩人，總希望能再靠近一點，再停留久一點，看到大像穿越馬路時，我們甚至下車去拍攝，而 Paolo 則在一旁驚魂未定，從中也看到每人個性的不同。

但不知該怎麼形容，這些動物，還有園區內的原始氣氛，讓人有一種放鬆和被療癒的感覺，能夠解構你日漸慣性的思考，重新給予能量。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生理或心理距離都變得極為貼近，能彷彿把你拉進了一個極為單純的世界。我也明白了為什麼在非洲或其他國家，看野生動物（南非稱這個為「Game」）的活動總是非常盛行。

三天的旅程，我們帶著滿滿的回憶而歸，然後踏上各自的歸途，互道再見，改天在某處、某影展再相見；這也是我此趟南非之行，最最完美的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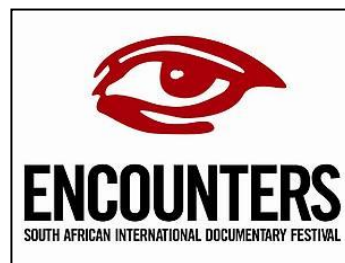


（其他動物圖片請見考附件光碟）

第二部分

相遇一刻：記 2013 南非 Encounters 國際紀錄片影展

已經邁入第 15 屆的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自 1998 年創辦，正式的名字是「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是非洲地區以紀錄片為主最大也最悠久的影展，本屆影展原本於 6 月 6 日至 23 日舉辦，但在籌備期時，因為預算不足（距離影展還有兩個月時，仍有約 5 萬美金的缺口），最終縮減了一個星期，改到 6 月 16 日閉幕。



影展分別在約翰尼斯堡與開普敦兩個城市同時舉辦，在開普敦主要分為兩個場地，一個是在 V&A 購物中心碼頭內的 Nu Merto 連鎖戲院，是間商業戲院，另一地點則是歷史悠久的 Fugard 劇院，是以劇場表演為主的場地，臨時搭建了投影設備；令人好奇的，在影展手冊及網站上，都只有寫上戲院的名稱，但沒有地址或地圖，或許這兩間戲院，在當地已是眾所皆知的地標。

節目片單



本屆影展的開幕片是南非導演 Riaan Hendricks 的《The Devil's Lair》，這部片獲得 IDFA（阿姆斯特丹影展）與加拿大 Hot Docs 影展的基金投資，是南非的年度大片。故事的地點發生在開普敦市郊的小鎮，這裡是全球槍擊率最高的地方，幫派械鬥時有所聞，導演以極貼近的距離，跟拍了三個月，拍攝了一位毒梟父親的生活，拍到了械鬥現場、毒品交易、注射毒品等等畫面，但影片中的絕大部分，卻聚焦在父親與家庭間的關係，尤其是對女兒和妻子的愛，讓這部影片有了豐富的人性層次，也屢屢獲得國際影展的邀約。

除此之外，影展共播出約 40 部片，主要分為四個節目，分別是以非洲影片為主的 South Africa/AFRICA，國際競賽為主的 International Films，關懷女性的 Women Direct，以及 Why Poverty 單元，包含了兩部長片與系列短片；活動類則是半島電

除此之外，影展共播出約 40 部片，主要分為四個節目，分別是以非洲影片為主的 South Africa/AFRICA，國際競賽為主的 International Films，關懷女性的 Women Direct，以及 Why Poverty 單元，包含了兩部長片與系列短片；活動類則是半島電

視台協辦的攝影展，以及創投論壇與和 IDFA 合作的大師班，主要標語是「解放你籌資的潛力！」，雖然其規模不大，但可看出該影展對於國際合製的推動。

而與一般影展不同的是，這個影展只有在晚上才有放映，一天僅放映兩場，且是兩個場地同時放映；由於我抵達南非時，已是 6 月 12 日，影展的黃金週末已經過去，所能參與的部分不多，分析其片單，除了非洲片為大宗外，其餘皆來自美國、英國與歐洲，其中更以英美為大宗，像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入圍的《Gatekeeper》與《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及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凡爾賽女皇》(The Queen of Versailles)，亞洲片則是缺席的。

希望世代

在少數參與的幾場放映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由五位南非青年（皆在 25 歲以下）的作品集結而成的 Big Fish Shorts 短片集，故事的題材分別是一、拍攝自己幫傭世家的阿姨和媽媽；二、班上的貧民窟同學在火車上講笑話賺取小



費；三、堅持用南非原住民語寫作的青年作家；四、拍女游泳選手因被家庭暴力傷害被迫放棄的故事；五、曾經失落，但重新回歸傳統舞蹈與祭典，並從中復興和以此為生的原住民部落。

我非常驚訝於，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都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且觀點上是新穎另類的，一點也不八股，影像敘事上雖然有點青澀，但仍展露出難得的活力。記得映後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對你們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專業拍片者的世代而言，拿起攝影機對社會和南非的責任是什麼？」

只見台上的年輕導演堅定地說：「南非過去有很多事情慢慢被揭露，但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作為拍片者，就是要去講述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責任。」

多麼沉重的問題，可是卻帶出了氣魄的回答。

當我與策展人 **Lesedi Oluko Moche** 進行訪談時，我說自己很欣賞這群年輕人的氣度和作品，她也覺得真的令人眼睛一亮，值得讚賞。接著我順勢向她詢問影展的運作、節目安排、困難等等問題。

貧窮線以下

Encounters 影展的組織，本身是個 NGO，影展的經費來自於募款及贊助，而絕大部分的預算則來自於南非管理電影的官方組織 NFFV (即 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oundation)，影展必須遞案申請補助。礙於預算的不足，影展平時只有三位專職人員，而影展的年度預算，約在 150 萬至 180 萬台幣左右，相當吃緊。

今年是 Lesedi 首次擔任策展人，過去她的工作是電台主持人，也曾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她提到在國際競賽徵件部分，約有 300 多部作品投件，但其中亞洲片少之又少，或許是因為文化差距甚大；而安排與女性、貧窮相關的單元，甚至在影展片頭安排了反對家暴的短片，主要是因為在南非，男女的地位很不平等，社會上常有家庭暴力、女性被虐待等新聞，因此希望喚起大眾的注意。在非影展期間，他們也會帶著影片到校園、社團、戲院進行推廣。

因此，與社會大眾對話是重要的，這也成了 Encounters 影展的挑選影片的重要考量，片單中的多數影片，皆以人權、性別、歷史、正義等社會議題為主。



Lesedi 也提到，若放映場次在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在南非幾乎不會有人來看，而影展是為他們而舉辦的，在晚上放映的意義較大，而南非是一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影展不應高高在上，紀錄片如何與人民產生意義，是他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確實，以自己參與幾場的例子來看，每場皆有七成以上

的觀眾（影廳約可容納 120 人），較熱門的影片也銷售一空，規模雖不大，但仍有熱度。

相遇的意義

進場看電影時，工作人員會發給每位觀眾一張票選單，共有五種喜好選擇，可依據喜愛這部電影的程度投票。最終，影展統計票選單，頒發出兩個獎項（皆沒有獎金），非洲影片首獎由講述猶太人離散故事的《The Village Under The Forest》獲得，而國際影片首獎，則是記錄行為藝術教母 Marina Abramovic 的《凝視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綜觀 Encounters 影展，並非像歐美或亞洲的大型影展那樣，各個環節都面面俱到，相反地，其規模仍小，就紀錄片而言，南非大環境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該影展也必須更努力琢磨出自己的特色。

但對我而言，這個小影展的意義，不在於組織執行或美學品味有多麼順暢或獨特，反而是影展的細節、安排、片單，成為了理解南非時很有意思的文化觀察。



訪談的最後，我問 Lesedi，為何取名「相遇」，與紀錄片影展的關係是什麼？

她說：「從個人觀點來說，來看紀錄片，就會在紀錄片裡相遇，思想有了互動；因為電影，我們也有機會在現實世界裡相遇，就像我跟你坐在這裡聊天一樣。」

我也相信，意義會在相遇時產生。

--

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http://www.encounters.co.za>

驚奇之旅：記 2013 南非國家藝術節



雖冠上了「國家」這個字，但南非的國家藝術節（National Arts Festival），其實是一個由民間藝術節，主要由非洲最大的銀行 Standard Bank 贊助執行。

這個藝術節自 1974 年開始每年舉辦，是南非最重要也最悠久的文化活動，其節目類型包含了戲劇、舞蹈、學生劇場、音樂、爵士、展覽、電影、表演藝術、公共藝術、講座、市集、藝術掃街等等，總節目數超過四百個，規模僅次於愛丁堡藝術節，排名全球第二。

但或許正因這是在「南非」舉辦的，其影響與知名度不如西方國家，大多數人並不曉得該藝術節的質量與規模是如此驚人。

Grahamstown 的秘密

國家藝術節的舉辦地，位於南非中部內陸的小鎮 Grahamstown，常居人口約四萬一千人，其中百分之 77 是黑人。這裡距離中部大城 Port Elizabeth 約 130 公里，若是驅車前往，大約需 2 小時車程，藝術節也貼心地在 PE 機場安排了接駁車，單趟車票是 200 蘭特。



在殖民時期，1820 年 John Graham 上校首先來到此地開墾，因此該城鎮便以他為名，過去這裡被稱為「聖城」，但如今每年在這裡舉辦的節慶活動約有十個以上，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慶典首都」，也衍生出許多民宿和行業。

其中，國家藝術節是 Grahamstown 整年度最大的活動，今年（2013）邁入了第三十九屆，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舉辦，為期 11 天。縱然此時是南非的冬天，這個內陸城鎮晚上溫度約在 10 度左右，但每到藝術節時，民宿的價格即使翻漲

一倍以上，還是一位難求，原本蕭條的城鎮頓時因為活動而活絡起來，湧進大批人潮，根據官方統計，每年參訪人次超過 20 萬。

除了節慶外，Grahamstown 擁有全南非最好的大學 Rhodes University，他們也蓋有好幾棟招待所，全由學生管理經營，是藝術節的官方旅館；另外，全鎮的學院、中學也都全力動員，騰出宿舍和場地以容納藝術節的需求。

藝術節看似風光，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也和當地有密切的關係；但我在民宿的導覽書上讀到，小心須自身安全外，原來 Grahamstown 的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 70，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功能，是能帶來許多工作，注入經濟。許多小孩，特別將自己的臉撲上白粉，學街頭藝人站在路邊靜止不動，歡迎路人投擲零錢。

我隨口問了販售藝術節日報的叫賣小販：「你喜歡藝術節嗎？」

他對我說：「喜歡，我每年都在藝術節打工賣報，因為我平常沒有工作，只能靠打工維生。生活很不容易，藝術節結束後，我就能好好的睡覺了，我要睡到下午五點。我肚子好餓，到現在都沒吃東西，你能給我 5 蘭特嗎？」

以現實角度來看，對當地人而言，藝術節最重要的不是文化高度或藝術美學，其所代表的，是一個城鎮的命脈所繫（且辦在冬天刺激觀光）。

場地與節目

國家藝術節每天最多同時有 25 場表演，共有 76 個場地，遍佈全鎮，有些是臨時搭建，有些則是借用學校的劇場設備，有些則是公共建築、美術館；而藝術節的辦公室，則在著名的 1820 開墾紀念館（1820 Settle Monument），該建築佇立於小鎮的山丘頂，向下看可俯瞰整個城鎮；藝術節也貼心地安排了三個路線的接駁車 Hopper，可到站牌旁隨招隨停，搭乘一次 5 蘭特。

節目部分，大致可分為官方邀請的 Main 以及非官方的 Fringe，參與 Fringe 的表演者／團體，手冊上皆會明列曾幾度參與藝術節，可作為觀眾參考的指標，令人意外的是，每場表演的票價約在 30 至 120 蘭特，非常便宜，也可透過南非著名的網路售票系統 computicket 購得。

另外，在藝術節底下，由於有諸多藝術類型，某些較大的子項目則擁有自己的名字，像是 Think Fest（講座）、Standard Bank Jazz Festival、Film Festival 等等，可以

說藝術節是由這些獨立的子活動所組成的，也可以說這些都是藝術節的一部分。

藝術節同時設有 Young Artist Awards，主要頒發給南非結出的年輕藝術家，今年的得獎者共有六位，分別是表演藝術的 Anthea Moys、視覺藝術的 Mary Sibande、戲劇的 Prince Lamla、音樂的 Runette Botha、爵士樂的 Shane Cooper。



由於我對南非藝術並不了解，預先購票時大多以場地的為考量，並以 Main 的節目為主，開始之前就買了約 40 張票；沒想到的是，藝術節開演後，Fringe 的許多喜劇和家庭劇場表演，幾乎場場完售，成為最受歡迎的類型。

記得從 PE 搭車往 Grahamstown 的旅途

中，我與另一位來自加拿大的乘客和司機聊起天來，司機說：「這個藝術節真的是不可思議，你們會喜歡的，藝術讓我們沒有隔閡。我參加過好多次，我最享受的是喜劇。」

也有許多人從南非各地趕來參加這個藝術盛會，像是學生、上班族等等；某次早餐時間，我恰巧與人同桌，一對夫妻來自開普敦，妻子擔任會計工作，是第一次來藝術節，丈夫則經商，已來參加過許多次，兩人都刻意將工作排開，為了來 Grahamstown 體驗藝術節。

對南非人來說，參與這個頗負盛名的藝術節，不是少數人或藝術專業者的專利，而是生活、休閒、學習的一部分。

藝術觀察

在我所觀看的 40 幾場表演中，戲劇與音樂佔了絕大部分，因為對於解南非的歷史文化感到好奇，挑選戲劇表演時，特別選擇與種族隔離、殖民時代有關的，其他則是隨機嘗試。

意外的是，挑選到今年獲 Young Artist Awards 的 Prince Lamla 所執導的兩部戲劇，一部是《Woza Albert》，另一部是《Asinamali》。

Woza 是 Zulu 族語，意思是來吧／這裡的意思，《Woza Albert》是南非經典的劇碼之一，廣受觀眾歡迎，也是最為人所知的南非劇碼。故事的梗概是，如果耶穌回到南非種族隔離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兩位演員獨撐大樑，用誇張的肢體動作與言談互動，帶點諷刺卻又具有同理心的，演出了當時後人們難以嚎叫出的苦，還有繼續奮鬥下去的堅毅，讓觀眾又笑又感動。



《Asinamali》也是 Zulu 族語，意思是「我們沒有錢」，原劇本寫於 1985 年，是另一部南非經典劇碼，也被視是以南非種族隔離為背景最重要的一部戲。五位來自南非各地的黑人，因大小不一的原因被關進監牢，整齣劇就是

五個演員穿上囚衣，再加上五張椅子，描述他們的人生遭遇與未來想像，對當時的現實有許多幽默反諷，但當中卻帶有深沉的批判，反映了種族隔離時代黑人遭遇的不公，笑中帶淚，觀眾們的反應非常熱烈。

Prince Lamla 是南非劇場界的年輕導演，從這兩齣劇看來，其功力已非常成熟，駕馭這些經典劇碼游刃有餘，而其特點是，著重演員的表演，並讓佈景和美術簡單化，透過快速對話、互動反應與誇張化的表演，流暢地將故事接續下去，通俗之餘仍不忘深度，非常精彩。

另一部講述祖魯故事的《Zulu》，是南非劇場傳奇演員 Mbongeni Ngema 的回歸之作，在退隱 27 年後，重新回到舞台上，以祖魯族如何對抗英國殖民的故事，慢慢觸及原住民的認同問題，紀念和銘刻祖魯人抗戰時的偉大精神。這齣戲僅有兩位演員，一位主要是配角與音樂演奏，主要還是由 Mbongeni Ngema 獨挑大樑，又唱又跳又說，用幾乎是獨角戲的方式，撐完全場，充分展現演員的魅力。

另外，包括以種族隔離為背景的爱情劇《Cadre》與重現曼德拉在 robben island 監獄景況的《The Island》，都是由黑人為主的劇團。

某種程度上，可看出這段對南非來說的傷痛史不再被視為禁忌，當歷史的真相已被證實，責任歸屬已有定論時，才有機會與立足點以不同角度去談論當中的各種事件，這些歷史已不斷地被以各種角度切入、重新演繹，平反也好，控訴也好，其所代表的是，南非社會已經有能力和胸懷去檢視和反省這段過去。

其中，我買了一場名為《Rainbow Scars》戲劇的票，故事討論的是南非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後，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問題。我因故錯失無法去看，卻在參與德班國際影展時，巧遇了該劇的白人女演員 Terry Norton，她從這齣戲談起，延伸出了她對南非的想法。

《Rainbow Scars》的故事背景發生在 1997 年，也就是曼德拉上台後前三年，是百年來南非種族和解的蜜月期，一個白人母親領養了一位三歲的黑人女孩，但到了 2012 年，這位黑人女孩的原生舅舅奉重病的生母之命，找尋女兒回去。最終這女孩必須面臨她壓抑和否認多年的，關於自我認同、認知，還有社會位階的問題。

她告訴我，雖然她身為演員，飾演的是白人母親的角色，但她並不喜歡這個劇本。原因在於，黑人家庭看似團圓了，黑人女兒產生了所謂真正的「自我認知」，但最後受苦卻是這位白人母親，而觀眾竟為此喝采。她很不解，為何從頭到尾沒做錯事的母親受苦卻換來喝采？什麼才能稱為真的「自我認同」？這真的算是「和解」嗎？

種族隔離的政策很明顯是錯的，但並非所有白人都是壞人，在 1994 年曼德拉上台後，看似自由解放了，不過社會上黑人族群卻普遍對其他人產生一種「你欠我」的心態，而白人作為過去的受益者（即便他們不想要），也對黑人族群有著極深的愧疚和贖罪感。有形的隔離政策雖然消失了，但正是這種情結讓社會的矛盾擴大，以黑人為主的中心思維，令「償還」的價值觀隱藏在大家心中，加上社會的轉型仍然緩慢，經濟、治安問題叢生，令很多灰心的南非白人開始大量移民。

Terry Norton 以痛切的口吻說著這一切，她愛南非，但看到南非目前的狀況卻感到痛心。在名為藝術的表面之下，總隱藏著更深的文化問題。

音樂的黑與白

音樂部分，除了在 DSG 區域舉辦的 Jazz 音樂節總是場場吸引爆滿的觀眾外，藝術節也特別安排了流行樂、古典樂、搖滾樂、電子樂等各種類型，而觀眾的喜好也壁壘分明。



像是藝術節在周五晚上安排了兩場演唱會，兩場都爆滿，一場是 2011 年成軍的 Mi Casa 三人樂團，曾經受邀美國白宮在歐巴馬就職典禮上表演，短短時間就在南非迅速竄紅，獲獎連連，樂風多元，揉合了 jazz、pop、電子等等，每首歌曲總帶有很強的節奏，並以情歌和舞曲居多。這場演場會吸引了爆

滿的觀眾，以黑人女性觀眾為主，全場 high 翻天，甚至在自己的座位上跳起舞來（隔壁的觀眾還鼓勵我一起跳舞）。

另一場，是有南非女搖滾第一人的 Karen Zoid 和 Bass 音樂家 Dan Patlansky，Karen Zoid 的音樂偏向硬式搖滾，這場則幾乎都是白人觀眾，音樂雖然很動感，但大家仍安靜坐在座位上，形態、氣氛皆與上一場截然不同，也看見了黑人、白人不同的喜好。

周六晚上，則是 Soweto String Quartet 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出，他們是曼德拉最愛的樂團，與一般重奏樂團很不同的是，他們擅長以將古典樂為加入現代元素，音樂柔和充滿生命力，並帶有南非風情。他們上台時，獲得了觀眾迎接巨星般的鼓掌與喜愛。

這幾場大型表演，都是在 1820 開墾紀念館的劇院內舉行，場地氣派專業，可容納六百人；而在紀念館的一頭廣場，每天下午也都不定時有免費的表演，有主持人串場，輪流安排藝術節的表演者或樂手，每人約有 15 分鐘的表演時間，不僅嶄露自己的才藝，也幫自己的演出宣傳打廣告。



Anthea Moys 的行動挑戰

在行動藝術中，最有趣的是獲得 Young Artist Award 的 Anthea Moys，她的系列作品名為《Anthea Moys vs. The City of Grahamstown》，要挑戰 Grahamstown 的各個代表隊，包括足球、空手道、西洋棋、戰爭重演、合唱團、國際標準舞，而在藝術節開始的前三個月，她就開始針對這些比賽，找來專人針對運動、智力、藝術能力進行各種訓練。

對此她說：「對我來說，當一群完全不同情境和背景陌生人們，一起寫下他們的決戰規則，總有種特別的神奇。」



三個月的訓練後，她對各項目都有了清楚的認知和基礎的能力，藝術節的節目，共分成六場，便是她單人對抗這些代表隊；雖然明知不會獲勝，但這卻非全然徒勞，她企圖去挖掘和體現一個失敗者的情境，以自己的作為「女人」的各種特質，來試圖挑戰各種專業的邊界。

比賽雖然實力懸殊，勝負明顯，但她仍用盡自己的努力，讓觀眾看見能力的差別，雖帶有某種娛樂性，但絕非鬧劇一場，每場比賽都是扎扎实實，可想見她在訓練與比賽的過程中，耗費了多少體力和能量；最終，這六場比賽都沒有懸念，Anthea

Moys 全都敗下陣來，但卻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Anthea Moys : <http://www.anthemoys.com>)



其他還有藝術家 Yann Marussich 的《Bleu Remix》與《Bain Brise》，前項將自己放入櫥窗內，流出藍色的眼淚和汗，後項則躺在浴缸內，用碎玻璃蓋滿全身，然後再慢慢站立起來，表演時現場觀眾幾乎是冷汗直流，驚悚緊張。

而 Gavin Krastin 的《Rough Musick》每次表演只限定 18

人，這 18 人被帶到一個密室去，第一個房間，先是體驗中古時期對窮人的施捨，房間裡真的進來了一個街上的流浪漢，大家對他丟麵包，第二個房間則是對性濫交者的處罰，大家不只敲打器具發出鼓譟，還可對他丟擲雞蛋，現場的每位觀眾在那樣的情境下，被迫或多或少地成為共犯，體驗污辱他人以及旁觀他人受罰，經驗非常壓迫、不舒服，直接挑戰了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Pieter-Dirk Uys 的單人秀

所有參與的表演中，給我最多感動和啟發的，是 Pieter-Dirk Uys 的單人秀《Adapt or Fly》。

Pieter-Dirk Uys 今年 68 歲，南非白人，是南非劇場界的巨匠。早年他就以政治模仿秀和脫口秀聞名，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捍衛民主與人權，投入愛滋病的救護行動，利用自身力量到各地演講，帶給人們歡笑和知識，多次獲得終身成就獎，是南非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擁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其中，他最著名的分身角色，是男扮女裝的 Evita Bezuidenhout 夫人，利用這個分身嘲諷時事。

1982 年時，他在國家藝術節的同一地點，演出了《Adapt or Dye》，起因於當時的南非總統 PW Botha 建議南非白人對他的施政必須「adapt or die」(適應，不然就得死)，南非黑人對此沒有印象，因為當時他們沒有選舉權和工作權，常常流離失所。為了抗議和諷刺這個不公，他將這句話改為「Adapt or Dye」(適應不然就染色)，以他擅長的政治模仿表演，表達不願服從的意志，吐露人民的心聲。

32 年後（2013），他再度回到這個舞台，以同樣的表演模式，一張凳子、一個講台、一張背板壁報，單人演出《Adapt or Fly》。一開場的序曲，他便模仿希特勒對廣大的觀眾發表言說，接著請觀眾噓他，叫他下台；結果，觀眾的噓聲太小了，他要大家「大聲」的噓他，觀眾這才發出噓聲，燈光暗去，正式開始。

Pieter-Dirk Uys 從他個人踏上劇場這條路開始講起，也說了《Adapt or Dye》當年的典故，當時的戒嚴政府，讓他這個從事政治模仿秀的人，常常沒有工作可做，只能偷偷地倒處表演，民主來臨後，他可以暢所欲言了，但社會問題也隨之湧來。



他一方面從個人角度講述自己經歷南非政治民主變化的經歷，另一方面，隨著不同時代，他開始模仿起南非的政治人物，包括 PW Botha、曼德拉，英國的柴契爾夫人、Zuma 總統…等等。

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只知道 PW Botha 演說時最喜歡用手食指指著別人，是公認的大壞蛋、獨裁者，其餘對南非政治典故固然不太了解，仍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真正感動我的，是他面對這段歷史的真切關心，並關懷著當下正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還有期盼著南非能夠更好的心態，

劇末，他對觀眾說：「種族隔離是個悲劇政策，如今我們已有了 19 年的彩虹民主，但看看四周，貧窮問題比過去更嚴重了，司法沒有更公正，言論自由的控管審查仍未消失，這不就是我在 1982 年帶來的那些嗎？也許歷史在南非不會重複，但也許歷史的韻律是——從種族隔離到更多樣的隔離（from apartheid to tripartite.）。因此我們更不能冷漠，更要持續努力！」

他所說的這一切，包括了對歷史傷痕的認識定位，對現狀的擔憂，以及對未來的期許。我聽了感動地流下眼淚，重點是真相、認同、理解、批判、希望，這正是我來南非希望尋找的答案，也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藝術市集與日報 CUE

藝術節也在 Rhodes 大學的草原廣場上舉辦市集，幾乎每天都開張，總共有約 10 個大帳棚，超過 200 個店家，裡頭有各種文創商品，也有美食餐廳、啤酒屋，每天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另外，每日也都會出版藝術日報，這份報紙的名稱叫做「CUE」，每期共有 16 個版，彩色印刷，內容包括了藝術評論、訪談、街頭訪問（有不少人稱讚保全很好）、廣告、節目異動以及觀賞指南。每期都會有編輯的當日特別推薦，為不知如何選擇的觀眾指引明燈。

而這份日報，是與 Rhodes 大學合作的，除了總編和主編是專業者外，其餘大多是兼職或學生記者，他們在校園內成立了 CUE 的辦公室，每年和藝術節合作；同時，也在網路上成立了 CUE TV，記錄採訪藝術節的各個節目，深度和廣度兼具，重要或較大型的表演，也都有專訪和專文。



日報的另一功能是，藝術節的節目異動，不會特別公告在網站上，只會在日報上刊登。

在每個重要的場地或路口，都會有派報小販在叫賣，一份是 5 蘭特。這些小販大多是 Grahamstown 的當地居民，在藝術節時來兼差打工，除了領時薪之外，若日報銷量賣的

好，還會有額外的獎金。

從這個環節上，都可看出國家藝術節不只是規模大，在細節與深度的經營也多有用心。藉著這個能與藝術大量接觸的時機，把更多年輕人帶進來，一年一年培育。許多曾就讀 Rhodes 大學的學生，都說藝術節是他們最美好的回憶。

再見驚奇

確實，這個藝術節正如其標語：「Amazing!」

在籌備時期，工作團隊僅有 6 人，但藝術節時期，總工作人員超過了 400 人，當中靠的是穩固的組織，以及每年在經驗裡更茁壯成熟的工作人員。在超過 400 場的活動當中，節目異動在所難免，但僅僅是非常少數，絕大多數活動都是準時開始，設備沒有出任何差錯，不禁令人佩服其執行上的用心與專業。

不只許多國外團體受邀而來，更有許多專業者是慕名而來，專門來取經。雖然國家藝術節的所在地是南非，但從洲際的概念上，由於發展的早，規模盛大，早已成為國際上想一探非洲藝術的絕佳平台，更成為宣揚國家文化力的一種展現。

我每天早出晚歸，天天趕場看表演，疲勞而充實，各種藝術表演所帶來的許多刺激和思考，給人重新面對現實的力量，成為美好的回憶。或許，就讓那一刻的當下的悸動，永存於記憶吧！

在藝術節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也宣布了 2014 年的舉辦日期，是 7 月 3 日至 13 日，此時人潮已明顯變少，只留下散場的感傷氛圍。

我特別在藝術節結束後，在 Grahamstown 多待了兩天，沒想到，許多餐廳開始長休，原本的傳統市集也消失了，人潮不見了；我徒步到藝術節區域外的地方去，大多是當地居民的住宅區，繞了繞，火車站也早已荒廢多年。



過去的那 10 天彷彿幻夢般，小鎮恢復原有的蕭條和寧靜，而節慶的間隔，就是小鎮熱鬧和冷清的週期。

不過，不用擔心，下一個節慶來的很快很快，是 7 月 7 日至 11 日的 National Schools Festival。這個活動的海報上頭寫著：「Don't Panic, It's Art!」

--

National Arts Festival

<http://www.nationalartsfestival.co.za>

自由的失靈：記第 34 屆德班國際影展

德班國際影展原名為 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創立於 1979 年，是非洲規模最大的影展（非洲歷史最悠久的影展是布吉納法索的 Pan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of Ouagadougou，1969 年創立，兩年舉辦一次）。

今年（2013）是德班影展的第 34 屆，於 7 月 18 日至 28 日舉辦，共計 11 天，有超過 140 部片、300 場的放映。此時正值南非的冬天，德班位於南非的東北方，冬暖夏熱，氣候宜人，風光明媚，幾個會場也都緊鄰海邊，頗有度假的悠閒氣氛。

組織與主題

負責籌辦影展的，是 Kwazulu-Natal 大學的藝術中心（Centre of Creative Arts），他們每年有四個大型活動，除了德班影展外，還有詩歌節、衝浪影展與舞蹈節。也就是說，這個對外影展是由大學承辦的，學校除了負擔主要經費，政府的補助款也都會進到學校的帳戶專款專用（但影展卻是對外的，與學校關係不大）。

影展開始的前幾天，我來到他們辦公室拜訪，會議室牆上掛有德班影展的歷年海報，也有特刊可以索取，外頭更放置著歷年製作的大型裝置，而大夥則忙的不可開交。



這些累積的資料，提示了在有悠久歷史與常態組織的情況下，德班影展已成為凝聚一個國家電影工作者向心力的重要活動，也已成爲南非電影的集散地，多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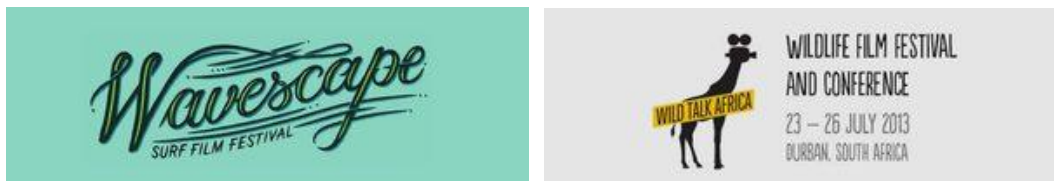
際影展工作者來此，都是為了尋找更多的非洲影片，這是德班影展佔有的優勢。

與德班影展同時舉辦的，還有市政府出資的 **Filmmart**（創投市場展）與 **Durban Talent Campus**，這三部分組合在一起，互相交集，讓這個屬於電影的活動更盛大，彼此可互通有無，共享資源，吸引了更多人潮。（我也受邀在一場「談影展趨勢」論壇中擔任與談人，用英文完成人生首次演說，雖只講了 5 分鐘。）



Filmmart 剛進入第四年，是為了與南非有關的劇情片或紀錄片，尋找投資媒合的機會，因此有許多國際金主或電影公司參與，其中，紀錄片也是焦點所在，像是美國的 ITVS、阿姆斯特丹影展基金、加拿大 Hot Docs 等等來自不同市場展的代表，都齊聚一堂，關注南非電影的發展，他們彼此間的鍊結在長時間的經營下更頗見成效，許多南非電影也接連入圍了大型影展；而 Durban Talent Campus 主要由柏林影展發起，邁入第六屆，邀請了許多業界和專業人士授課，學員皆以年輕人為主，從 250 個報名者中錄取 40 位，他們皆來自 18 個不同的非洲國家。

而德班影展的節目單元，包含了衝浪影展（Wavescape Surf Film Festival）與動物影展（Wild Talk），以獨立單元的方式存在於節目中；另外還有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國際競賽外，入圍者包括了伊朗潘納西（Jafar Panahi）的《Closed Curtain》、日本原子溫的《希望之國》、法國義大利合制 Asghar Farhadi 導演的《Past》等大片都被選入其中。



在影展手冊上，也特別說明了本屆關注的焦點，像是性別認同、美國獨立製作、當代歐洲、非洲焦點、僵屍祭典，但這些主題並非以獨立單元方式呈現，較像是從觀摩類中歸納出的特點。唯一例外的，是「The Films That Made Me」單元，邀請了南非導演 Jahmil XT Qubeka，挑選出影響他最深的五部電影，分享給觀眾。

開幕禁片事件

7月18日是德班影展的開幕，影展貼心地在影廳外安排了免費的爆米花與可樂，讓入場的人可以人手一包；等待觀眾都就位後，開幕典禮正式展開。較特別的是，這一天也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生日。



高齡 95 歲的曼德拉在這段期間多次傳出病危消息，而他對南非又是如此重要。螢幕上特別投影出曼德拉的照片，由主持人率領觀眾，在戲院內高唱生日快樂歌，為他祈福；接著邀請開幕片《Of Good Report》劇組上台致詞，當劇組說出「enjoy the film」後，燈光暗下，但隨即又亮起微微的燈，螢幕上投影著一張字卡，上面寫著「該片被審查拒絕了，無法合法播放！」



這引發了所有人的好奇，現在也人發出笑聲，以為是開玩笑；但隨即，策展人與主席走上台去朗讀聲明，抗議不自由的審查制度，接著劇組輪番發表短短的演說，有演員甚至在台上哭了，導演 Jahmil XT Qubeka 則拿膠帶貼住自己的嘴。

原來，這部黑色電影《Of Good Report》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小鎮上發生的老師對學生的不尋常關係，其中有部分情節是「疑似」未成年少女與老師發生性關係，因此被 South Africa Film and Publication Broad 以兒童不宜等理由禁止了。影展團隊當天下午才知道這個消息，決定不先對外公佈，還是讓觀眾入場。

台上的劇組人員說：「這片在鹿特丹、多倫多等影展都即將放映過，但卻沒有法在『家』放映，尤其在曼德拉生日當天發生這種事，實在太遺憾太諷刺了。」

還有人說：「這片觸及了每天都在發生的真實的南非狀況，難道我們因為不看就漠視這些事實嗎？就算今天不能看，影展還是轉化了另一種形式讓我們看見當今南非的現實，需要我們一起抵制對抗。」

除了在中國、伊朗這樣專制國家有聽過影片或影展被禁外，在自由國家遇見影展的開幕片被禁還是頭一遭。台下的觀眾的反應從錯愕轉為震驚，接著轉為憤怒，堅持要捍衛言論自由。

德班影展的做法獲得了大家的諒解，不得不稱讚影展團隊的膽識。他們成功地扭轉頹勢場面，利用時機和群眾力量去對抗言論審查，證明了電影所觸及的，是真正的現實。這段插曲，成為整個影展最令人震奮的時刻。



隔天，媒體也有諸多報導，但有關當局仍無回應，影展其他節目照常播映；兩三天過後，又傳來另一部片被禁演的消息，是英國導演 Michael Winterbottom 的《The Look of Love》，這部片描述英國情色大亨 Paul Raymond，因大量裸露鏡頭而再次被禁。

又過一兩天後，除了有人在 twitter 上發起抗議串聯外，南非電影社群也開始聲援，並積極行動。像是南非 B 級片《Blood Tokoloshe》在影展播映前，特別加了兩頁字卡，告訴觀眾開幕事情發生的經過，並希望大家到 twitter 去追蹤這件事。

面對開幕片被禁，影展的處理與影人的團結，在在展現了南非人對於民主的態度。

節目場地

規模盛大的德班影展也與兩家旅館合作，是 Talent Campus 與 Filmmart 的主要會場，而影展部分，則在 8 個地點同時放映，其中 Suncoast、Musgrave 是主要展場，都是在商業戲院內，前者是賭場休閒中心，後者是購物商城，另外也有在 Kwazulu-Natal 大學內的 Elizabeth Sneddon Theatre，以及鄉鎮社區（township）的 Ekhaya Multi-Arts Centre（類似活動中心），放映的場次比起主會場，要少得許多。

出了市區後，周邊的景觀完全不同，在 township 看電影是頗為特別的經驗，來看片的全都是小孩，他們不管要看的是什麼片，只是想體驗看電影的滋味。整個戲院變得鬧哄哄的，工作人員教導小孩看電影應注重的禮儀，但片中出現裸露或刺激的鏡頭時，小孩們還是發出騷動，展現他們對電影直接的反應。

而這些播映地，除了旅館與 Suncoast 距離很近外，其餘都必須搭接駁車才能到達，近則十分鐘，遠則需半小時，但接駁車並非定時開車，因此時間很難掌握。南非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多數人以開車代步，較貧窮的人則只能搭私營的 mini bus，晚上六點之後街上人數明顯變少，也須注意治安。由於影展沒有設置 Video Booth，對於影展選片人來說，就只能到戲院看片，礙於場地問題，一天內能看到的片量相當有限。

放眼片單，除了非洲影片外，多數影片都曾在國際影展中大放異彩，倒是今年片單仍以歐美為主，華語片更只有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往年像是《無米樂》、《唬爛三小》、《不能沒有你》、《一夜台北》、《賽德克巴萊》等等都曾入圍德班影展，但今年沒有任何台灣



片，亞洲片也明顯變少；至於選片的取向上，簡單的觀察是，大師影片不會缺席，像是北野武的《極惡非道 2》（*Outrage Beyond*）與肯洛區的《The Spirit of '45》但同時也有像《屍變》（*Evil Dead*）這樣的商業驚悚片，看不出其鼓勵的美學取向，競賽類與觀摩類的界線也顯得模糊難懂。

運作失靈

影片是否好看，見仁見智，但本屆德班影展最被詬病的，是放映常常出現各種狀況，像是遲播、斷片、聲音問題等等。放映幾乎沒一場是準時的，演講也是。當地朋友告訴我，這種不準時可以稱為「Zulu Time」，這就是南非的時間觀，因此有觀眾姍姍來遲不足為奇，早到的觀眾也都很自然地耐心等待。

但另一個嚴重問題是，許多影片臨時被取消或更換，卻沒有人知道。在戲院現場找不到公告，網站上沒有消息，也找不到負責的人。場次時間表時常變化，讓人白跑一趟，導致看片計畫整個被打亂。

其實，解決這樣的突發狀況並不難，只要有個公佈欄就行了，但影展團隊似乎沒有顧慮到這些細節，也讓影展的運作顯得非常混亂，有愧悠久與大規模的美名，加上又有媒體報導影展客人在旅館被闖空門的事件，更讓德班影展增添烏雲，也有報紙猛烈的批評此屆影展辦的很差。



倒是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不同主題的派對，地點也都不一樣，場場熱鬧精彩，有人

跳舞有人唱歌，夜夜多采多姿，成了大家每天聊天忘憂的好去處。

頒獎閉幕

影展的倒數第二天晚上，是隆重的閉幕典禮。在音樂開場表演之後，主席首先上台致詞，她向大家報告，政府當局在今天已經宣告開幕片解禁了！

對已烏煙瘴氣的德班影展來說，這是遲來的好消息。

緊接著頒獎典禮開始，現場還出動了吊車攝影，即時在現場轉播（只為了現場搭的小螢幕）。評審團輪流上台，總共頒出了 21 個獎項，最大獎最佳劇情片由原子溫的《希望之國》獲得，最佳紀錄片是《Far out isn't Far Enough: The Tomi Ungerer Story》；最佳南非劇情片是《Durban Poison》，最佳南非紀錄片則是記錄南非街童的《Angels in Exile》。

在所有獎項中，有一個新增設的特別獎，名為「德班影展藝術勇氣獎（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ward for Artistic Bravery）」，得獎者正是開幕片的導演 Jahmil XT Qubeka。但他並未出席領獎（他只是拍他想拍的故事，並非刻意去挑戰尺度或制度，卻因影片被禁而獲獎）。



事實上，除了他之外，幾乎有九成以上的得獎者不在場，頒獎者通常只好尷尬地與遞獎盃小姐合照，這似乎透露了多數入圍者對此競賽的參與認同度不高，或是影展團隊在安排影人出席時出了問題。因為國際競賽單元，幾乎沒有導演前來，而南非影片的導演有出席座談，卻在頒獎典禮中缺席了，令人不解。

頒完獎後，播映閉幕片《Free Angela & All political Prisoners》，講述美國黑人女學者 Angela Davis 投身反對運動的歷程，她坐過牢，曾被死亡威脅，還被 FBI 列為頭號通緝犯，但她仍持續抗爭，做的更好，引發了更多人的投身關注。

影片本身之於現實而言，就像是個巧合。這部影片的價值與內容，對南非社會來說，對影展所遭遇到的一切來說，不只充滿著不可思議的隱喻，更為德班影展劃下一個值得紀念、值得被歷史記上一筆的句點。



--

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ttp://www.durbanfilmfest.co.za>

計畫後記

50 天的南非旅程，是我生命中至今最大的冒險，傻傻的去，呆呆的玩，很幸運能夠平安回來。

記得我跟 Encounters 紀錄片影展策展人說明我的計畫，以及要待在南非 50 天之後，她直說我好勇敢。我一時不懂她的意思，後來才知道在南非得時時注意安全，尤其是單獨一人時。

不過或許，勇敢是被激發出來的。去到南非後，自然而然被好多東西吸引，勾起去一探究竟的慾望，這些都是我知識經驗之外的。因此我觀察路人，走大量的路，與陌生人聊天，走到偏僻之處，去體驗何謂真實。

雖說當初計畫是想去觀摩大型活動，並從中學習，但事實上，我在兩個影展中獲得的較少，反而是藝術節非常精彩，不過，若要我說真正學到了什麼，卻又說不上來，頂多是一種見識。刺激最大的，其實是在南非生活的經驗，我甚至不知該如何描述那麼多、那麼複雜的感觸和感想。

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我是一個過客，但我不願意以過客的心態到處觀光，於是盡量以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自處，好讓自己可以去設想，去盡量理解南非人對自己身處之地、之文化的想法。

回台灣後，我知道自己並沒有脫胎換骨，性格上還是原來的我，但我好像比前好奇、敏銳，心胸比較開放，比較願意付出，較能接受新異的事物。簡單地說，我在各方面，好像變得比較輕鬆一些，像是帶了什麼回來，卻又像什麼也沒帶。

或許，應該說，我不是去尋找藝術文化的，等你拿下眼鏡、卸下武裝後，藝術就會來找你。

感謝國藝會，感謝光泉，感謝南非，以及所有願意讓我前去南非冒險，以及幫助我的所有人。